

江海英豪何昆军长

——宣传思想闹革命

□彭伟

精短小说

1928年1月1日,何昆回到离别大半年的家乡永兴县牛头下村。中午刚到家,何先梓看见熟悉又高大的背景,高兴地叫着“昆儿”。眼眶些许红润的何昆,走向父亲,背后又传来轻轻的啼哭声,原来曹已花听到公公叫起丈夫的小名,便抱着小女儿走出房门,看个究竟。何家三代人,团聚一堂。母亲听见何昆的声音,从厨房里取出一坛自家酿造的红薯酒,给丈夫和儿子分别斟满一杯。何昆抱过女儿,看了看,望了望,她的脸庞、眼睛像父亲的,耳朵、嘴巴像妈妈的,两支手臂像白藕,攥紧的小手像绣球,可爱极了。何昆便想逗逗她。他拿起一个筷子,蘸了一点酒,滴入她的小嘴中。曹已花爱女心切,有些担忧地说:“不能胡闹,小孩不能喝酒的。”

“没事的。这红薯酒又叫地瓜汁,纯粮食酿造的汁水,又有些甜,小孩喜欢的。”何昆打趣的笑声夹着女儿咯咯的笑声,传遍院子。何昆兴起,端起酒杯,向父亲敬酒,为女儿干一盅。不料,何先梓看上去有些丧气,喝闷酒似的,没有搭理儿子,握住酒杯,直接一饮而空。曹已花无奈地垂下头,保持静默。何昆看出了爱妻的委屈,父亲想抱孙子,不是孙女。于是,何昆放下酒杯,故意从汤中捞起一个鸡蛋,送到父亲的碗中,说道:“我们农家人养鸡,就希望多得几个鸡蛋,多孵几个小鸡。这孵小鸡,公鸡不能少,母鸡也不能少。”

“昆儿,我知道你说的,女的当然很重要,可是老祖宗有规矩啊,进了祠堂,只认男娃,不认女娃。”何先梓说道。

“几千年的封建思想要清除了,皇帝都早就没了。我们现在信仰的是马克思主义,追求男女平等。”何昆继续说道,“话说回来,谁家代代生男孩呢?”被儿子一问,何先梓倒是释怀了,端起酒杯,主动地干杯。

晚上夜深人静,女儿先睡了。曹已花“呼”的一声,吹灭了油灯,上床躺在丈夫的怀里。两人聊起了悄悄话。她笑着说:“你今天那个男女平等的思想,说得好啊。这下公公会喜爱我们的女儿了。”

“我在外面闹革命,你们在家都不容易,尤其是父亲是老一辈人,为人厚道,但有些愚忠,您要理解啊。”何昆回道。

曹已花接道:“你是知道的,我是全力支持闹革命的。听说省内不少地方,都闹起革命了,动静很大。红军的队伍纪律很严,排起的队伍彪直的。有的兵还是赤脚,跑起来比国民党的军队还要快。听说战斗打得很激烈,鲜血直流,飞红飞红的。”

“国民党高官、乡间的地主老财们,都是花麦嘴巴——两面三刀啊。我们要把他们消灭,乡民们才有日子过啊。”何昆说道,“对了,从我离开村里,农运搞的如何,那个刘处家还很嚣张吗?”

曹已花:“刘家是狗改不了吃屎,安静了一阵,听说你走后,刘处干脆自称‘刘魔王’,又是涨租,又是抢田,坏事没少干。”

何昆笑道:“他是‘牛魔王’,我就是‘孙悟空’,看我回头怎么收拾他。还有其他什么情况吗?”

“不仅是我家的公婆婆,村上的老人,妇女都还是比较封建。开展老人与妇女工作应该挺难的。”曹已花接道。

何昆耐心地回答:“革命工作要讲究内外结合。改变一个人的内心,实在不易,不过从外表入手,要容易多了。”

“未必吧,就像剪发、放足,很多老头和女人,至今都不乐意。”曹已花望着何昆,迷惘地反问道。

何昆哈哈笑道:“这个不难的,你听我的,自己带头去放足。一是为她们做个好榜样,二是给你讲讲阿Q的故事,这可是鲁迅先生写的……谁要是不同意剪发,你就问他们是不是要做阿Q、女阿Q,他们肯定不乐意。”

机智的何昆使得艰难的妇女革命工作一下子死灰复燃了。何昆还联系上当地的革命积极分子许玉山等人,指导他们训练和整顿农民自卫队,扩充农民赤卫队,建立九区独立团。

为了扫除农民脱贫的障碍,何昆决定彻底消灭“刘魔王”。他秘密地买通了刘家的伙夫。伙夫回到刘府,向老爷汇报,说快入深冬了,天寒地冻,厨房里粮草不足了,不如多进些柴草,留着烧;再备些红薯酒,留着喝。刘处一听,笑道:“你个老伙夫,平日话不多,还挺聪明的。快要过年了,草啊,酒啊,都要涨价,现在多买点,好啊!”很快,刘府的厨房里,柴火与红薯酒,堆得满满当当。伙夫完成了任务,便请假回家了。大半夜的,刘处正在床上挺尸,呼噜声一曲接一曲。忽然听见外面的吵闹声,原来是何昆派人悄悄入室,放了一把火。又是干草,又是烈酒,小火“吃饱喝足”,瞬间长成大火,哪里还来得及救啊!“刘魔王”毕竟是吹的,当然找不来铁扇公主的芭蕉扇,只能气得干跺脚,发发“刘”脾气,最后无奈地取出金银财宝,投靠省城的亲戚去了。许玉山等人闻讯,十分感激何昆,没损一兵一卒,轻松地赶走了“刘魔王”。伙夫经何昆推荐,光荣地加入农民赤卫队。

何昆的归来,就像一颗活跃的火种洒入牛头下村的土地上,点燃星星之火,大有燎原之势。一时间,村上的革命活动搞得有声有色,如火如荼。回乡一个多月后,何昆又串联到曹福昌等人一起去武汉闹革命。临行的晚上,曹已花满眼泪花,抱着小女儿,恳求何昆再多留些日子。何昆娓娓道来一些革命道理。曹已花也点点头,她其实最了解也最支持何昆的。只是此次分离,却成了诀别,这是夫妇二人都没预料到的。



梦幻 方箭

月光望穿的秋水

□毛文文

在这样的深夜
我没有困乏,没有倦怠
把一些活着的事想开
岔路多余,柴扉多余,秋风凉多余
我看到窗外下着小雨
每一处建筑上藏着悬崖
藏着长亭短句的梦乡

鸟儿不语,风的小嘴唇不语

月光啊,在云层里不语
清辉,那秋水的河流
一种天空的颜色,突然就想
望穿一词可以省去
而圆月不能省去,中秋那天

用来,看看秋水
早年我们掉进小河里的星星
那些幻想、憧憬、热爱
跟我们泡澡,扎猛子
现在,有没有——
一个个游回去

紫琅诗会

家在拉萨

□米拉

自从我有了藏族名字,似乎在这片土地上生了根,每天安坐榻上专心画画,不知不觉中时光悄然而逝。每天傍晚吃过晚饭坐一小时公交车回拉萨,第二天清早再经过二十多公里路程到达孜,沿途的山山水水仿佛熟识的朋友,总也看不厌。

刚来拉萨时我借住在朋友家里,但时间长了仍觉得需要一方自己的小天地。在网络上搜索了几天出租房,最后定位在嘎玛贡桑靠近藏热路附近一座新建的出租屋,这里离27路公交站点不远,一间二十多平方米的居室月租金一千二百元。于是我果断决定搬家。上一次来拉萨住的客栈老板慷慨赠送了一张行军床,我又去娘热路卖家具的店铺选了简易的衣柜、书桌,在林廓北路的温州商贸城买了枕头被子,还添置了一台迷你洗衣机,一个温馨小家逐渐显出了雏形。由于这栋出租房朝东和朝南的方向都被别的建筑遮挡,我选择的房间窗户是朝北的,能够远远看到拉萨北山上一座小小的佛殿。有时夜里下了雨,清晨起来看对面的北山,山顶已经覆上了皑皑的白雪。

画室也有一个“空房间”,在央金师姐没过来时,我一直以为那是堆放唐卡画框的库房,可实际上这也是一个小宿舍,里面有师姐的床铺。老师说宿舍里还有空余的地方,我也可以住进来,免得每天在路上花费两个多小时。某天中午午休时,安多师兄叫上另一位旦增师兄,两个人一起陪我去达孜的德庆镇上采买生活用品。从画室走到镇上有两公里多路程,我们在回族人开的百货店里买到了被褥和一张折叠行军床,铺盖由师兄背回画室,床就请百货店老板开货车送过来。下午开始画画之前差不多就把我的床铺都安置好了,从此我在画室也有了一个小窝。

我们每周画画六天,周日休息。周六下午老师会组织大家一起大扫除,把院子和画室都清理干净,师兄们就一起

去附近的林地踢足球锻炼身体,我和师姐一起坐27路公交车回拉萨,我回到嘎玛贡桑自己的小家,在楼下的面馆吃碗拉面,回到屋里继续画画或是练小楷。周日早晨在巷子外藏热南路的一个小茶馆喝甜茶吃藏面,那家茶馆的名字非常有趣,叫作“哈哈茶馆”,一磅甜茶五元钱,一碗藏面五元钱,吃完面慢慢地把甜茶喝完,身上暖暖的,就出发去八廓街转转,按当地的说法就是“转经”。我特别喜欢大昭寺门前唐蕃会盟碑周围的石护栏,背靠护栏盘膝坐在地面上,看着大昭寺门前许许多多磕长头的藏人,周围的一切都静到极致,一切的杂念也都止息。

每周一清晨,迎着刚升起的朝日,我去拉萨市八中门口坐27路公交车。之前日日相见的沿途风景变成了一周一会,依然是那么熟悉亲切。

在画室的生活规律极了。每天早上会有师兄打好香喷喷热腾腾的酥油茶,我就去盛一些糌粑粉,加一些白糖,倒入一点酥油茶,用手揉捏成糌粑团,这就是香喷喷又富有营养的早餐,而且特别能扛饿,直到下午一点吃午饭时才稍有饥饿感。午饭和晚饭都是师兄们轮流做的,画室有一个简单的值日表。师兄们两两结组,每组负责当天的午饭和晚饭,同时还兼顾画室的清洁工作;同时还有一个值周安排,轮到的一组师兄就要把铺盖搬到画室进门右侧的耳房,在里面住一星期,主要是负责夜间的安全,以及那一周每天早上做酥油茶。安多师兄曾对我说:“你们女士在画室很受照顾呀,你看,值日表上都没有你和师姐的名字。”说得我有些惭愧起来。幸好没过多久,就有年长一些的师兄提出建议,因为过去只有师姐一位女学生,不方便请她单独做值日,现在我们俩正好能凑成一组,希望我们也能一起加入值日。那当然非常好呀,不能总是坐享师兄们的照顾,现在我也能经常出点力,不禁涌现出一些小小的自豪之情。

周一到周五的晚上,我和师姐就成了亲密的室友,对师姐的了解也不断明晰起来。原来那年五月份我们第一次来画室时,她正在驾校学开车,一直到八月成功拿到驾照,然后就回画室继续画毕业唐卡。师姐现在是丹巴绕旦老师的学生,不过她一开始是在我们画室跟罗桑老师学习的,在这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。2015年时,我们画室的四位老师都被请去拉萨职业技术学校做外聘老师,当时老师们想把画室的学生都带去职校,继续在那边学习,但有不少学生不太愿意,像师姐就去丹巴老师那边继续唐卡学业,还有些师兄去了别处。一年多后,老师们在职校的执教并不顺利,那儿的学生只有极少的课时能学习唐卡,教学的效果不理想,老师们毅然辞去职校的工作,又回到达孜,重新借了我们现在的这个院子,也带回了大部分的学生。这时央金师姐已经在丹巴老师那儿学完了唐卡绘画的全部技艺,进入绘制毕业唐卡的阶段了,她也毅然回到画室,继续在罗桑老师的指导下完成自己的毕业作品。师姐对我说,过去画室曾有过不少女学生,但大多都没能坚持到毕业,包括之前我曾遇见过的益西师姐。有几位是学唐卡到中途时遇见了爱情,很快就结婚生孩子,然后随着丈夫搬去了夫家,也就告别了唐卡学业。说到这儿,师姐微微地叹惜。不久后,她又说:“画唐卡真是一个艰苦的过程,画得顺的时候就想一直沉浸在画里,吃饭睡觉都会忘记,画得不顺的时候,心情烦躁又低落,可状态怎么都找不回来,似乎怎样都无法突破瓶颈,那真是非常痛苦。”这时的她也正处于一个小小的瓶颈,但是我亲眼见证了她们默默坚守过整个冬天,在遇见困难时从未气馁,一笔一画地慢慢完成了整幅毕业唐卡。

看着师姐的默默坚持,我也受到了极大的鼓舞。过去老师也曾收过几位来自汉地的女学生,但她们都没能坚持到毕业,我在心里默默许愿,希望能成为老师座下顺利毕业的汉族女学生。尽管前路漫漫,唯愿能实现这小小的梦想。

藏地挥毫